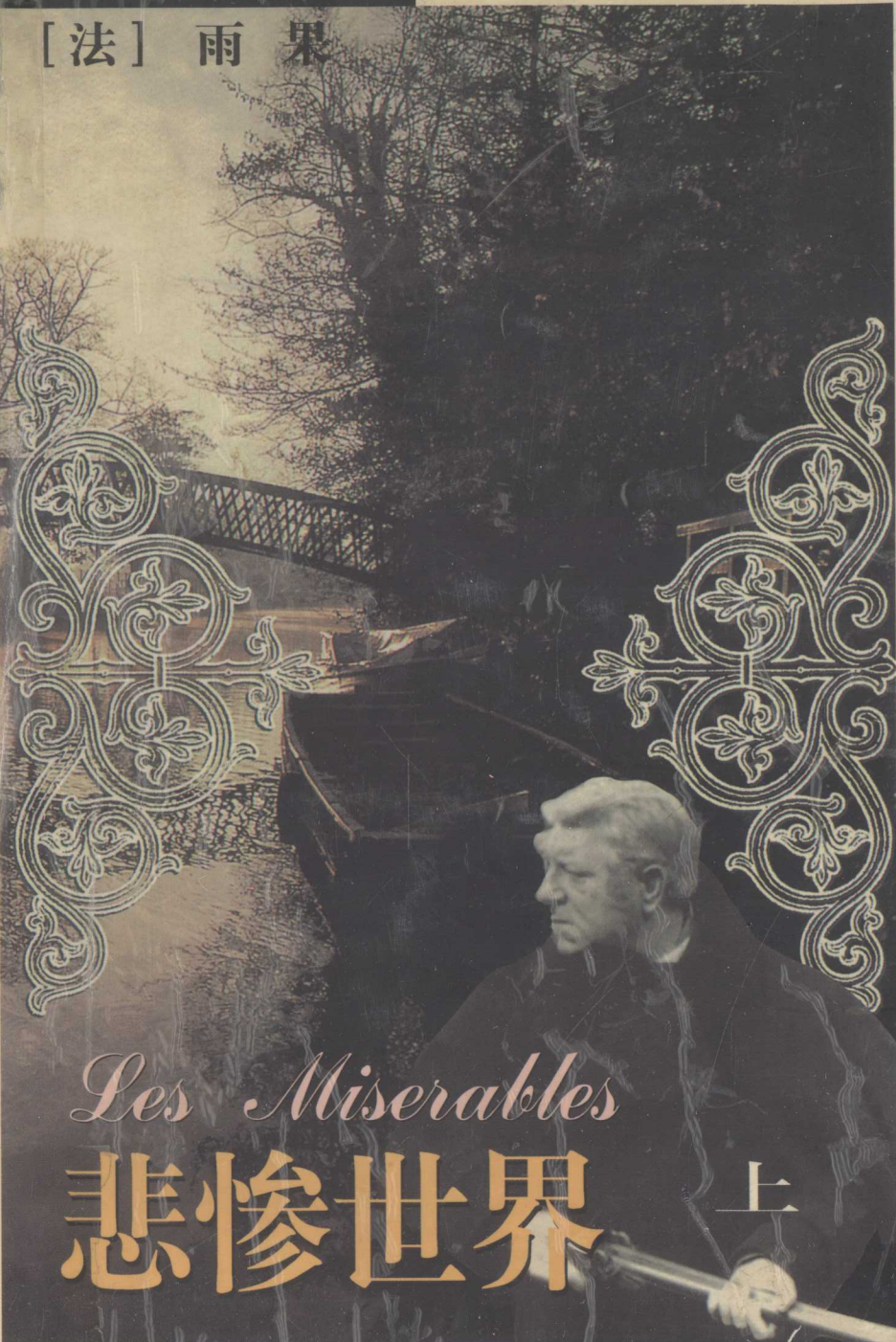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Les Misérables

悲惨世界 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悲惨世界(上)

李玉民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译 序

《悲惨世界》篇幅浩大，卷帙繁多，作者从1828年起构思，到1845年动笔创作，直至1861年才完稿出书，历时三十余年。

雨果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找活干又处处碰壁。到了1828年，他又着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这样，他就掌握了这部小说的原始素材，开始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到一位圣徒式的主教的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继而，他又设想把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在1829年和1830年间，作者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

到了1832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然而，作者还迟迟不动笔，继续搜集素材，在此基础上写了几部小说；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部小说酝酿了二十年之久，到了1845年11月17日，雨果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写作也顺利进行，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创作，竞选当议员，转向左派，同右派决裂，结果1852年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书稿一搁置又是十二年。他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于1860年四、五月间，重新审阅《苦难》手稿，花了七个半月的时间深入思考整部作品。接着，又用半年时间修改原稿，增添新内容，续写完第四部最后一卷和第五部，最后定为现行的书名。

1861年10月4日，雨果同比利时年轻出版商拉克鲁瓦签订合

同。1862年，这部巨著终于问世，并且立即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出版，延宕三十余年。早在1832年，构思就已相当明确，设使雨果当即动笔创作，以他的写作才能，他一定能履行同出版商签订的合同，按时交稿出书，那么继1831年发表的《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1848年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学院式的惩恶劝善的小说；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著，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压卷之作了。

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183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1848年革命和他在1852年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团体精神和党派之争，不再顾忌社会、法律、信仰、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忌自己成功的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使他置身于这一切之外，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达到所有视听的声音。

雨果在盖纳西岛流亡期间，就是以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反思一切，重新审阅《苦难》手稿。他不仅对原稿做了重大修改，增添新内容，并续写完全书，而且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个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割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

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

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有代表性的人物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而且，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想者，其深刻性正在于，他把这些因果放到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悲惨世界》作为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丰碑，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享年八十三岁。参议院和众议院立即宣布全国哀悼，并一致通过政府提案，决定为雨果举行隆重的国葬。5月30日，雨果的遗体停放在凯旋门下，供热爱他的民众瞻仰。6月1日举行国葬，鸣礼炮二十一响，有二百万人自发地送行。这种葬礼的盛况，是任何帝王临终时可望而不可得的。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柩车所经之处，人们不断高呼：“雨果万岁！”这不是对一代文学大师的最好的哀悼和怀念吗？

作者序

值此文明的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还借助于法律和习俗硬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抑，即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

1862年1月1日于上城别墅

目 录

译 序..... 1

作者序..... 1

第一部 芳 汀

第一卷 正义者..... 2

第二卷 沉沦..... 42

第三卷 1817年..... 79

第四卷 寄放,有时便是断送..... 104

第五卷 下坡路..... 113

第六卷 沙威..... 139

第七卷 尚马秋案件..... 148

第八卷 祸及..... 194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208

第二卷 洛里翁战舰..... 244

第三卷 履行对死者的诺言..... 253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288

第五卷 夜猎狗群寂无声..... 298

第六卷 小皮克普斯..... 318

第七卷 题外话..... 337

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 346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卷	从其原子看巴黎	384
第二卷	大绅士	400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407
第四卷	ABC 朋友会	434
第五卷	苦难的妙处	458
第六卷	双星会	471
第七卷	咪老板	482
第八卷	坏穷人	489

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街史诗

第一卷	几页历史	554
第二卷	爱波妮	579
第三卷	普吕梅街的宅院	591
第四卷	人助也许是天助	613
第五卷	结局不像开端	619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631
第七卷	黑话	658
第八卷	销魂和忧伤	674
第九卷	他们去哪里?	700
第十卷	1832年6月5日	706
第十一卷	原子同风暴称兄道弟	721
第十二卷	科林斯	731
第十三卷	马吕斯走进黑暗	756
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	763
第十五卷	武人街	775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790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847
第三卷	出污泥而不染·····	859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885
第五卷	祖孙俩·····	893
第六卷	不眠之夜·····	914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932
第八卷	人生苦短暮晚时·····	948
第九卷	最终的黑暗 最终的曙光·····	957

第一卷 正义者

一 米里哀先生

1815年,在迪涅任主教的还是查理-弗朗索瓦-下福汝·米里哀先生。他年事已高,约有七十五岁了,从1806年起,就到迪涅城担任了这一职务。

这是个细节,虽然同本书的正题毫无关系,不过,事事务求准确,在此提一提他到这个教区就任之初,关于他有些什么风言风语,也许不是白费笔墨的。一个人的传闻无论真假,在他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的命运中,往往和他的所作所为居同等地位。米里哀先生的父亲是艾克斯城法院的推事,即法袍贵族。据说父亲打算让他继承职位,在十八九岁,还不满二十岁就早早为他完婚,这也是法袍贵族家庭相当普遍的习俗。查理·米里哀虽已完婚,据说仍引起不少物议。他身材虽然不高,但是生得相貌出众,风度翩翩,谈吐俊雅风趣;他的整个青春,就在交际场和情场中消磨了。后来爆发革命^①,事态急速变化,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驱逐和追捕,都四处逃散了。革命刚一爆发,查理·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他妻子长期患肺病,死在异国他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此后,米里哀先生命运又如何呢?法国旧社会崩溃了,他的家庭也破败了,93年^②发生一系列的悲惨事件,在远方的流亡者看来,也许倍加恐怖和可怕,凡此种种,是否使他万念俱灰,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呢?一个人在天下动乱中,罹难重重,家道衰败,还可能处变不惊,然而在无忧无虑的温馨生活中,突然遭到神秘而可怕的打击,往往就会心死而一蹶不振吧?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国,就已经当上了教士。

1804年,米里哀先生当上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甫。人已老迈,整天深居简出。

在皇帝即将登基加冕^③的时候,也不知道为本堂的一件什么小事,他到了巴黎,为他的教徒陈情,见到一些显要人物,其中就有斐茨红衣主教。有一天,皇帝来看他舅父,正巧这位可敬的本堂神甫在前厅候见,二人不期而遇。拿破仑发觉这个老者颇为好奇地看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这老者是谁,这么瞧我?”

“陛下,”米里哀先生答道,“您瞧一个老者,而我却瞧一位伟人。我们彼此都能开眼。”

① 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 1793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

③ 拿破仑于1804年12月2日称帝加冕,1805年称拿破仑一世。

当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问了个本堂神甫的姓名。事过不久，米里哀先生便得知委任他当迪涅主教，不免深感意外。

此外，关于米里哀先生早年生活的传闻，有哪些是属实的呢？谁也不知道。革命之前，很少人家认识米里哀这家人。

小城市里嘴杂的人多，动脑筋的人少，初来乍到的人就得容忍，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他虽然贵为主教，也正因为是主教，就得忍而再忍。其实，把他名字扯进去的那些议论，也许仅仅是议论而已，无非是谣传、流言、闲话，甚至连闲话都算不上，按照南方人生动的说法，就是“胡诌八扯。”

不管怎样，他到迪涅担任教职并居住九年之后，当初小城和小百姓议论的话题，所有那些闲言碎语，全被深深地遗忘了。谁也不敢再提起，甚至都不敢回忆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带了一个老姑娘，名叫巴蒂丝汀，那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妹。

他们只有一个佣人，称为马格洛太太，与巴蒂丝汀小姐同龄；她先是“本堂神甫先生的女佣”，现在则有两个头衔：小姐的贴身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蒂丝汀小姐身材又高又瘦，肌肤苍白，性情温和，整个人儿理想地体现了“可敬”一词的含义，因为照世俗之见，一个女人必须做了母亲才能受人尊敬。她天生就不貌美，一生尽做善事，临老整个躯体呈现出一种洁白和清亮，年龄越大越具有我们所说的慈善之美。年轻时瘦溜的身躯，到了中老年就变得透明：这种通透空灵，使人联想到天使。与其说这是位贞女，不如说这是颗灵魂。她整个人似乎是由影子构成的，仅仅略有一点肉体来显示性别，略有一点物质来容含光亮；大眼睛始终低垂，这便是一颗灵魂留在人间的缘故。

马格洛太太是个矮个子的老太婆，又白又胖，身体臃肿，整天忙忙碌碌，总是气喘吁吁，首先是由于操劳，其次是由于患了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时，安排住进主教府，并按帝国法令的规定，接待他的规格仅次于驻军司令。市长和议长先来拜贺，他也去拜见了将军和省长。

主教安顿下之后，全城就等他布道了。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主教府同医院毗邻。

主教府大厦非常气派，是上世纪初用石头建筑的；兴建者亨利·彼惹大人是巴黎神学院博士，曾任西摩尔修道院院长，1712年当了迪涅主教。这是一座贵族气象十足的府邸，处处都显得华贵：主教寝室、大小客厅、正室偏房，样样齐备；正院非常宽敞，有圆拱回廊，是古典的佛罗伦萨风格，庭园则有参天大树。楼下朝庭园一侧有一条长廊，装饰得富丽堂皇，亨利·彼惹主教大人于1714年7月29日，曾在这条长廊宴请过下列几位大人：

安白朗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格拉斯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安东尼·德·梅格里尼，
法兰西圣约翰会骑士——勒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道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旺斯主教——弗朗索瓦·德·贝尔东·德·格里翁男爵，
格朗代夫主教——凯撒·德·萨勃朗·德·福卡吉埃大人，
斯奈主教——奥拉托利会修士，御前普通讲道师，约翰·索阿南大人。

这七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挂在这条长廊大厅里，而“1714年7月29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内一张白色大理石案上。

医院只有一层楼，既狭窄又低矮，庭园也小得可怜。

主教到任三天之后，便去观察医院。事后，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赏光到主教府来。

“院长先生，”主教问他，“现在您有多少住院病人？”

“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正和我数的一样。”主教说道。

“那些病床，”院长接着说，“一张挨一张，太拥挤了。”

“这正是我注意到的。”

“病房都是小间，空气不易流通。”

“这正是我的感觉。”

“还有，即使出一点太阳，庭园也太小，装不下要康复的病人。”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

“还会有传染病，今年就流行过伤寒，两年前流行过粟粒热，有时患者数以百计，我们简直没办法。”

“这正是我考虑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主教大人？”院长说道，“只能这么将就。”

这场谈话，就是在楼下长廊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吟片刻，突然转身，对院长说：

“先生，只拿这个厅来说，您看能放多少床位呢？”

“主教大人的餐厅！”院长不禁愕然，高声说道。

主教环视大厅，仿佛在目测计算。

“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仿佛自言自语，接着提高声音说道：“喏，院长先生，我要告诉您。显然出了差错。你们二十六个人，只有五六间小屋；而我们这里三个人，却占了六十个人的地方。肯定出了差错。您住了我的房子，而我占了您的。把我的房子还给我吧，这里才是您的住所。”

次日，那二十六名可怜的患者都被接到了主教府，主教则搬进医院去住了。

米里哀先生没有一点财产，他的家庭早已在革命中破产了。他妹妹领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住在主教府里，也刚够她本人的用度。米里哀先生作为主教，

每年领取 15000 法郎的国家俸禄。他搬进医院里居住的当天,就最终确定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具体分配,有他亲笔写的一张单子,现抄录如下:

本府开销标准单

小修院教育费	1500 利弗尔 ^①
传教会津贴	100 利弗尔
迪迪耶山遣使会修士津贴	100 利弗尔
驻巴黎的外国传教会津贴	200 利弗尔
圣灵会津贴	150 利弗尔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100 利弗尔
慈幼会津贴	300 利弗尔
阿尔勒城慈幼会津贴	50 利弗尔
改善监狱费用	400 利弗尔
改善囚犯待遇和救济费用	500 利弗尔
解救负债人狱的家长费用	1000 利弗尔
本教区穷苦教师补助津贴	2000 利弗尔
为上阿尔卑斯省义仓捐款	100 利弗尔
为迪涅、马诺斯克和西特 等地贫穷女孩免费 教育妇女会捐款	1500 利弗尔
穷人救济款	6000 利弗尔
本人用费	1000 利弗尔
总计	15000 利弗尔

米里哀先生在迪涅担任教职期间,几乎没有改变这种开支的分配办法。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称之为“本府开销标准”。

巴蒂丝汀小姐奉命唯谨,接受这样的开销方案。在这位圣女的心目中,米里哀先生既是她的兄长,又是她的主教,依据人性是她的朋友,依据教会又是她的上司。巴蒂丝汀小姐爱他,对他敬佩得简直五体投地。他说话时,她就俯首恭听;他做事时,她就追随左右。惟独女佣马格洛太太有点怨言。我们也看得明白,主教先生仅为自己留下一千法郎,加上巴蒂丝汀小姐的年金,每年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妪和一个老翁,就靠这一千五百法郎度日。

不过,主教先生还能设法招待到迪涅来的乡村神甫,当然多亏了马格洛太太处处节俭,巴蒂丝汀小姐精打细算。

① 利弗尔:法国计算收入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法郎。

到迪涅三个月的光景，有一天，主教说道：

“这样下去，我也难以维持了！”

“我说也是！”马格洛太太高声说，“省里每年应当给的城区车马费和巡视费，大人连要也不要。从前的主教，都是照例要拿的。”

“对呀！”主教说道，“您讲的有理，马格洛太太。”

于是他提出申请。

事过不久，省议会审查他的申请书，投票通过每年给他提供三千法郎，款项为：“主教先生公共马车费、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

这件事引起当地士绅的非议。其中有一个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为了发泄冲天的怒气，还给宗教大臣比戈·德·佩雷姆内先生写了封密函；此公从前就是五百人院^①的议员，曾投票拥护雾月 18 日政变，住在迪涅城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元老府第里。下面是这封密函原文的节录：

……车马津贴费？在一座居民不满四千的小城里，有此必要吗？驿车费和教区巡视津贴费？首先要问，何必巡视呢？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么通驿车？根本没有车道，只能骑马。阿尔努堡的那座杜朗斯河桥，也只能过牛车。这些神父无不如此，又贪婪又吝啬。这一位初到任时，还装出至善圣徒的样子。现在他的所作所为，同其他人一样了。他像从前那些主教那样要摆阔气。要给他配备马车和驿车。哼！这帮臭神父！伯爵先生，只有皇上替我们清除吃白饭的教士，事情才会好转。打倒教皇！（当时同罗马的关系闹翻了。）至于我，我只拥护凯撒……

事情成了，最高兴的还是马格洛太太。

“喏，”她对巴蒂丝汀小姐说，“主教大人先考虑别人，但最后总得顾顾自己。慈善捐款一项项都有了着落，这三千法郎可是我们的了。好啦！”

当天晚上，主教又开了一张单子，交给他妹妹，列出以下几项：

马车费与巡视津贴费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补贴	1500 利弗尔
为艾克斯慈幼会捐款	250 利弗尔
为德拉吉尼昂慈幼会捐款	250 利弗尔
弃儿救济款	500 利弗尔
孤儿救济款	500 利弗尔
总计	3000 利弗尔

^① 五百人院是根据 1795 年宪法由两级选举产生的议会。

这就是米里哀先生的支出预算表。

主教还有额外收入，诸如婚礼布告费、宽恕费、简行洗礼费、布道费、教堂及小礼拜堂祝圣费、主持婚礼费等等，但他总是取之于富人，给予穷人。讨得急也给得快。

时过不久，捐款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穷的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院门，有的来施舍，有的讨施舍。不到一年工夫，主教既成为所有善施的司库，又成为所有苦难的账房先生。大笔大笔钱经过他的手，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增添一点所需之外的东西。

事情远不止这样。由于下层的穷困总是多于上层的博爱，可以说钱到手之前就全给出去了；恰似水洒在干旱的土地上，他收到钱等于没有收到，从来留不住。于是，他又节衣缩食，打自身的主意。

主教颁布告，发公函，照习惯总在顶头写上自己的教名。当地穷人仿佛出于感戴的本能，在这位主教诸多名字中，挑选一个对他们有含义的，只叫他卞福汝^①大人。必要时，我们也要这样称呼他。况且，他喜欢这个称呼。

“我喜爱这个名字，”他说道，“卞福汝冲淡了大人的尊号。”

我们不敢说这里描绘的形象多么逼真，只能说近似而已。

三 好主教摊上苦教区

主教先生的车马费化为救济款，他并未因此减少视察。迪涅教区是个累人的地方，平地少，山岭多，如刚才所说，几乎没有道路。总共三十二个堂区，四十一个司铎区，二百八十五个小区。这些地方都巡视遍了，确非易事。然而，主教先生却办到了。去近处他就步行，平川路就坐乡村马车，进山里就干脆乘驴去。两个老嫗一般陪同，如果路上太颠簸，他就独自前往。

有一天，他骑驴到达旧主教城色内兹。当时他囊空如洗，不能雇用别的坐骑。城市长官在主教府邸门前迎候他，直眉瞪眼地看着他从驴背上下来。几位富绅在他周围嘿嘿讪笑。

“长官先生、各位富绅先生，”主教说道，“我明白你们为什么反感，你们认为一个穷教士居然妄自尊大，乘着耶稣—基督用过的坐骑。我要明确告诉诸位，我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并非爱慕虚荣。”

他在巡视中，对人宽容和气，谈心的时候多，说教的时候少。他不把任何美德置于高不可攀的境界，讲道理和举范例也从不舍近求远。面对一乡居民，他往往要以邻乡为榜样。到了对穷人吝啬刻薄的乡镇，他就说：

“瞧瞧布里昂松的居民吧。他们让穷人、寡妇和孤儿，有权比别人早三天到

① 卞福汝为法文“受欢迎”一词的近似音译。

他们牧场割草。房子如果倒塌，他们就给重盖，分文不取。因此，那地方受到上帝的保佑，整整一百年间，没有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到了争利抢收的村庄，他就说：“瞧瞧昂布兰那儿的人吧。在收割的季节，万一哪个家庭儿子去当兵，女儿进城做工，父亲又病倒，不能下地，本堂神甫在布道时就把手提提出来；于是，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全体村民，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到那个可怜的人家的田里，帮忙收割，将麦秸运回，麦子装进仓里。”

到了为金钱和遗产而分裂的家庭，他就说：“瞧瞧沃吕山区的人吧。那里十分荒凉，五十年也听不到一回夜莺的叫声。可是，家里父亲去世，男儿便出去谋生，把财产留给姐妹，好让她们嫁出去。”

到了打官司成风、农民因而倾家荡产的村镇，他就说：“瞧瞧盖拉谷的那些善良农民吧。那里住着三千人，上帝啊！真像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没有法官，也没有执达吏。乡长处理一切事务：他分派捐税，每人缴纳多少，全凭良心秉公办事，还义务为人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而不取酬劳，判案也不收费用。大家都服他，因为他是生活在淳朴人之中的一个公正人。”

到了没请教师的村庄，他又举盖拉谷人的例子：“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一个小地方，只有十几户人家，供养一位教师自然困难，于是，全谷就公聘几位教师，让他们走村串庄，在这村教一周，到那庄又教十天。在集市上我碰见过那些教师。他们帽带上插着鹅毛管笔，容易认出来。教语文的只插一支，又教语文又教算术的插两支，教语文算术又教拉丁文的就插三支。他们都很有学问。是啊，没有知识多么丢脸啊！照盖拉谷的人那样做吧。”

他的谈话就是这样，又严肃又慈祥；如果缺少实例，他就打比喻，直言不讳，话并不多，但是非常形象化，这正是耶稣—基督的雄辩，自信不疑而又能服人。

四 言行一致

主教说话又和气又轻松，总照顾在他身边生活的两个老妇人的理解力。

马格洛太太爱叫他“大人”。有一天，他从坐椅上起来，走向书橱，要找一本书。那本书放在上面一格，主教个子偏矮，伸手够不到。

“马格洛太太，”他说道，“给我搬张椅子来。本大人还不够高大，够不到这个格板。”

德·洛伯爵夫人是他一个远亲，总好在他面前罗列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前程”。她有好几位长辈亲戚，都年事已高，行将就木，继承人自然是她的几个儿子。小儿子将从一个姑奶奶那里得到一笔整整十万利弗尔的年金。二儿子将继承她叔父的公爵头衔；大儿子则必然承袭先祖的爵位和领地。做母亲的这种天真的炫耀有情可原，主教通常只是听着，不置一词。然而有一回，德·洛夫人又一—详细卖弄那些继承权和“前程”，而主教显得格外心不在焉。德·洛夫人有点不耐烦，戛然住口，问道：“上帝呀！表哥，您究竟在想什么呀？”